

<<绝对亢奋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绝对亢奋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2134052

10位ISBN编号：7532134059

出版时间：2009-5

出版时间：上海文艺出版社

作者：邓刚

页数：397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绝对亢奋>>

内容概要

邓刚的作品，一向以特殊的幽默语言、特殊的生活层面和特殊的观察眼光，引起评论家的称道和广大读者的喜爱。

这部《绝对亢奋》，同样是让人充分享受到阅读的快感和思考的快乐。

作品跨越六十、七十、八十年代，描写了包括工人、苦力、煤黑子、木匠、知青、盲流、海碰子等众多奇特的人物形象，通过从都市底层的蛮野世界求生挣扎爬出来的陈立世、刘剑飞、母老虎、邵凡、姐夫和林晓洁等人的命运，展开了读者似乎熟悉又陌生的广大生存面，写出了他们在为起码生存的艰辛拼搏中，灵与肉、同情与嫉妒、仁慈与冷酷、真诚与狡诈、爱悦与情欲的交战扭殴，揭示了今天社会中的某一部分人的来源以及他们 戾变和成熟的历史，写出了社会普通人的善良美好的内心，表达了作者对于历经不凡的平凡人物的理解、关注和代言。

作者在这部作品中，所充分表达的关于再是苦难的生活也会有自己的欢乐、再是平凡的生活仍是会有人生亮彩的乐观信念，一定能够成为阅读者收取并得到深深感染的精神财富。

一部难得的好小说。

一如作者的所有随便交谈或是上台演讲，从来都是吸引和打动着听众的眼神和心弦，读者也会在这部小说的既轻松又幽默、同时也感到沉重和愤慨的艺术氛围中，喜欢上这部作品。

<<绝对亢奋>>

作者简介

邓刚，原名马全理。
祖籍山东牟平。
著有小说《白海参》、《曲里拐弯》、《山狼海贼》、《我叫威尔逊》等五百万字。
其作品改编成影视剧本《站直喽，别趴下》、《狂吻俄罗斯》、《澳门雨》等多次获全国及省、市文学奖。
作品被译成多国文字。

<<绝对亢奋>>

书籍目录

<<绝对亢奋>>

章节摘录

上部 一 惊天动地的锣鼓轰鸣和惊心动魄的口号呼喊，使我在朦胧中大受震动，不由得惊慌失措地钻出母亲的子宫，嚎哭着来到这个欢天喜地的世界。

按照现时的胎教理论，我的生命里绝对注满了威武雄壮的细胞，为此——我三岁时就胆大包天，敢站在马路旁的一个高台阶上，朝所有行人的脑袋上撒尿；六岁时我就是全街上的大王，对比我小的孩子，我拧他们的耳朵揪他们的头发；对比我大的，我就钻裤裆咬他们的鸡巴。

这一手使我百战百胜，连个头比我高一倍的大人也望而生畏。

在我打架的时候，他们就远远地高喊，当心，别让这小子咬鸡巴！

没有人教我这一手，我生下来就知道男人那个地方最重要。

街上守规矩的老人用怪怪的眼神望着我，并当着我的面反复念叨，从小看老，将来出息不个好东西！

我从不对这些话在意——我觉得我将来绝对能出息个好东西。

我住的那条街叫民权街，二十年后的革命战鼓隆隆，我才惊讶万分，我们怎么会有这么个街名，我们怎么敢起这么个街名！

我们街南面有一条宽阔的公路，整日里烟尘滚滚，从早到晚跑着苏军的坦克和汽车，这使民权街的孩子大开眼界。

最开眼界的是看苏联兵过队伍，他们排着一个个方队在公路上迈步，高声唱着你听不懂的歌曲。

但那些歌却很有力气，听不上半分钟就会使你忍不住用力踏步。

我们为此而拼命模仿，不知不觉就唱出一首既有苏联味儿又有中国意思的歌—— 爷爷我！

爷爷我！

孙子大家伙！

街上的大人们听了，全都笑得死过去。

老人们很怕这些金发碧眼的外国兵，说他们是打完了德国开到中国东北来的先头部队。

先头部队都是劳改犯，斯大林放他们出来将功赎罪。

说他们是劳改犯的唯一证据，就是他们见了女人的行为。

这也是我亲眼看见——他们像叫驴一样激动，尤其是喝醉酒的时候。

哪怕撞见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太太，也大呼小叫地捷乌什卡（姑娘）！

并疯狂追赶。

民权街理发馆的秦大奶子，被三个老毛子按在理发椅子上，干得好几天不能走路。

为此，只要街上有人喊老毛子（苏联兵）来了，连我们家后街七十多岁的老焦婆子，也像处女一样惊慌失措地爬上房顶。

不过，我们街的孩子却全都喜欢这些粗野的外国兵，首先是他们走路的姿势绝对雄壮，靴子跺得地面卡卡作响；给长官打立正的动作干脆有力；打完立正的手臂闪电一样放下来，并在大腿上面使劲地拍一下。

我没见过一个中国兵会这样有气魄地打立正。

民权街的男孩子进学校以后，走路全都很响地跺着地面，行少先队队礼时，也是在放下手臂后很响地拍一下胯骨。

使那些慢声细语的老师惊惶不已而又怒气冲天。

我在学校表现当然不好，几乎打遍了全校。

我把所有其他街道的大王打得鼻青眼肿，而又被他们打得鼻青眼肿。

最后的胜利是看谁能熬得住挨打。

我不怕打，不怕疼——我牙疼得要命时，就找出家里生锈的铁钳子自己拔，而且一下子拔出两颗。

当时血流如注，把隔壁老麻婶吓得昏了好几个昏。

我从破棉被里撕下一块发了黑的棉花塞进嘴里咬住，不一会就好了。

直到如今，我也不相信医生说的话，什么细菌呀，感染呀，全都是无稽之谈。

你要不健康，天天喝青霉素也得得病；你要是健康，吃苍蝇也死不了。

<<绝对亢奋>>

我最大的能耐是不哭，打死我也不哭。

母亲说从我出生开始，一天二十四小时地哭，整整哭了一年，我大概把一生的眼泪提前哭完了，从此滴泪不掉。

我的父亲对我管教严厉，他想尽办法使我变得老实温顺。

实际上他本人暴躁得像个油桶，点火就着。

据说我那个暴躁的爷爷曾严厉地管教过他，多次把他捆绑在门口的杨树上抽打。

边打边骂，你他妈怎么不像我身上的好处！

我父亲也学着他父亲一样，将我绑在门口的电杆上抽打。

并录音机一样录着爷爷的骂声来骂我，你他妈怎么不像我身上的好处！

我不知道父亲身上有什么好处，但我确实像他身上的坏处——父亲有一双倒八字吊眉和鞋刷子一样的满腮胡，现在我全有。

还不到二十岁，那些倒霉的胡茬就迫不及待地钻出来，使所有不认识我的人都说我至少四十岁。

二十五岁时我就用父亲留下的照片办各种各样的证明和汽车月票。

如果我对人说我用的是我父亲的照片，别人死也不会信，反倒骂我说话不正经。

阳光明亮的日子，父亲领着小小的我在大街上走。

他的粗大的倒八字吊眉和我细小的倒八字吊眉相映相照，会使所有走在街上的家伙们发笑——真是他妈的什么爹养什么儿！

父亲会些拳脚。

我们山东人都会些拳脚。

他从山东老家跨海到生下我的这个城市，一路惹下不少麻烦。

在船上他就与去招聘他们的雇主打起来，差点把那家伙扔进海里。

后来他打工头，打得工头满地找牙；还打巡警，打得巡警恨不能长六条腿逃跑。

按说这是他的丰功伟绩，敢于反抗旧社会压迫。

可不幸的是他在这个社会也打，与车间主任打，与交通警察打，与所有他看着不顺眼的人打——结果还是一败涂地。

我不想在这里评论父亲的功过，也不想分析他打架的原因。

但我可以告诉你，我挺佩服父亲的胆量。

他这个人极愿意打抱不平，为朋友两肋插刀。

实际上他不管是不是朋友都两肋插刀，只要他认为不公平，便挥拳相助。

下班走在马路上，看见有人打架，父亲立刻瞪起眼，就像发现不要钱的货物似的，拨开看热闹的人群就往里钻，眨眼工夫就跟着打起来。

他打抱不平的原则是，谁挨打了就帮谁，从不问打架的缘由是非，也不管哪一方正义或非正义。

有时由于他的帮助，挨打者精神顿然抖擞，反败为胜，发狠地去打对方，父亲反过来又去打他。

总之，他不愿看到双方力量的对比相差太大。

父亲上班往往在胳肢窝里挟个饭盒子，打起来碍事。

所以，每次打抱不平之前，他就把饭盒随便往身旁人手里一塞，说声，给我先拿着！

便挥拳而上。

等昏天暗地打完之后，饭盒早就无影无踪。

为此，父亲丢过数不清的饭盒子。

然而他还是打抱不平——因为他总是撞见许多不平事，似乎那些事早就安排好了，一旦等他走到眼前就发生。

为此，我母亲总是恶声恶气地骂父亲，就你多事！

我怎么就撞不见！

于是父亲就和母亲打起来。

他俩打架是家常便饭，吃一顿饭的工夫能打三次，打完了吃，吃完了打。

我父亲手狠，有时把我母亲打得下不了炕。

但母亲从来没有服过，她奋力同我父亲厮打，并且用锥子般刺耳的声音叫骂，使任何人听见后都会觉

<<绝对亢奋>>

得母亲是强者。

我父亲则不然，一声不吭，只是狠命地打——一直打得我母亲不能发出声音为止。

据我那过世的奶奶说，父亲和母亲刚结婚时打得更厉害，母亲怀着我，拖了个大肚子也决不休战。

由于我在母腹中就饱受父亲的拳脚，因此长得特别结实，而且生下来就习惯于他们的战争。

父亲母亲打得最凶的时候动刀子、剪子和斧头，连最不怕死的邻人也不敢靠前，我却安然站在四条激烈扭动的腿中间吃烤红薯。

每次战斗都是以我母亲被打得爬不起来而结束。

但母亲从不请医生，也决不吃药，顶多是用黄豆面敷在打肿的地方。

奇怪的是她恢复得特别快。

一旦恢复就继续打，有时甚至还带着灰黄色的豆面厮打。

我母亲可真正是能打倒而打不败的英雄。

我并不怎么同情母亲，因为她有个最要命的毛病就是爱激动，一根汗毛的小事能使她激动得好像割断了脖子。

更要命的是她一激动就喋喋不休，能一口气不喘地骂上一百个小时，声调自始至终不减弱一分。

我父亲最恼火母亲的喋喋不休，他忍受不到半分钟就扑向我的母亲。

他发誓要根除我母亲的毛病，我母亲也发誓要制服我父亲——结果他们谁也没改变对方一丝一毫，双双带着自己怒火和毛病走进坟墓。

我之所以敢在这里肆无忌惮地讲他们的私事，就是他俩早在倒霉挨饿的一九六一年离开人世。

如果真有阴曹地府，我相信他们俩会继续厮打下去。

阎王爷也没办法。

另外，我对死去的人不放在心上，也就是不怎么信鬼神——准确地说是我不怎么怕鬼神。

我觉得人死了就没什么意思了，管他上天堂还是下地狱，去哪儿都一样——反正是死了！

我的父母打得要死，但爱得也要死。

别看我父亲经常把我母亲打得遍体鳞伤，可别人要是动我母亲一指头，他立刻就奔出去拼命，好像他对我母亲百般疼爱似的。

<<绝对亢奋>>

编辑推荐

邓刚从世纪80年代初发表《迷人的海》一举成名后，又以一系列作品奠定了在我国当代文坛的地位，成为绘声绘色描摹海洋生活和“海碰子”生活的代表性作家。

一个作家，开拓自己崭新的生活领域固然不可或缺，但青年时代那些阅历和遭际给心灵深处印下的烙印，也是不可轻弃的。

——作家 陈建功 邓刚最火的日子，人们捧之为“中国的海明威”，但我一直觉得邓刚的经历和表达更近似于 杰克·伦敦——那个尚未成年的海盗，那个发誓要掏空资产阶级钱袋的酒鬼，那个任奄奄一息中咬断穷追不舍的狼喉的马背上的水手，连他们的笔法也那么相似地干净利索，质朴流畅，坚定有力。

比起近百年前的杰克·伦敦，邓刚也许更多一些幽默。

——作家 陈世旭 邓刚对荒诞岁月的人性进行冷峻的审视和描写，展现了现实主义特有的魅力。同时，作品在把握人物的道德和精神底线上显示出较高的艺术控制力。

——评论家 王干 独特的题材，独特的人物，独特的语言，独特的格调，独特的手法，这些都形成了邓刚独特的艺术风格。

——评论家 顾骥 邓刚小说从《迷人的海》开始，一直是有一种“迷人”的特殊气质：单纯之美。

——评论家 陈福民

<<绝对亢奋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